

如果那天深夜不是家里陆续来了几拨人马处理老母亲的后事,我或许不会注意到半夜里还有许多奔忙在路上的他们!

99岁的老母亲在昏睡中离去,伤感中想到友人关照过的要第一时间拨打“120”出具死亡证明。这张证明很重要,是逝者善后事的通行证。不过十几分钟,4个年轻的救护人员便提着担架、拎着急救包上门了。心电图上那条绿色的直线已显示老母亲没有了生命体征,急救医生征询要不要进行按压心脏的抢救?我摇头,不想让老母再承受任何重压。

于是医生二次检测,再次确认那条直线已是永恒。接下来便开始了我俩的对话。那是一栏栏相当琐碎而又具体的内容,他问我答,他填写,我签字,耗费了不少时间。这个过程我丝毫不觉得他在敷衍,在走过场,因为我看到了他对家属的理解和眼里流露的真诚。以往我总认为社会的快节奏

天高日晶,秋色宜人。连日来,朋友圈九宫格满目迷人秋景:但见群山万壑,层林尽染;边塞大漠,长烟落日;江河湖泊,烟波浩渺;江南田野,硕果金黄……

谁能告诉我,哪一处秋景能接近内心?哪一道秋色更风情万种?远行赏秋,眼中秋色倘若未能化作心中景致,莫如偏安一隅。无论山抹微云,天连衰草,抑或烟波千里,暮霭沉沉,秋色入心才是赏秋王道,何必煞费苦心去寻寻觅觅?那日,读李清照《醉花阴》,顿悟眼下秋色,除用眼欣赏外,尚可调动心的各种感官,触之、嗅之、听之以至用心品之。冷落深秋,西风正紧,闻之好不兴叹。君不见,虽无山岚,也无蓬莱,自家宅院,但凡感官具备,竟也生动营造出一个凄清至美的深秋怀人境界。

如此,万里清秋自属闲人,又何必车马劳顿踏访?倾听秋色,陡然念兹,不禁替自身拍案叫绝。以耳饕餮秋色,此款适合我等“耳顺”之辈,且听我道来。

当年买房,最中意顶层露台一处玻璃房,简易落地钢窗,房顶也以玻璃覆盖,通透而光明,虽简陋,但宜为书房,遂自谓“耕舍”。不经意间,“耕舍”成了把玩四季风光的“观景台”。徜徉书海间歌,仰观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俯瞰车水马龙市井繁华。

这里也是倾听秋色的绝佳所在。身处闹市,有乡间寒蝉凄切、秋虫呢喃之音。夜空混沌,慢慢飘下细雨,雨点绵密而舒缓,雨水顺着屋檐掉落地板,“滴答”之声不绝如缕,久坐读书,闻雨,伫立窗前,细辨雨声,既不像淅沥春雨,也非似绵绵冬雨,韵味好似空谷梵音,又似远古一位智者行走仙界超凡的梵音,叫人须臾宁静下来,萌生诗情。雨点敲打着玻璃屋顶,缠绵与惆怅便落到头上,一阵秋雨一阵凉,在最浪漫的季节,倾听秋色莫如说是倾听内心,让人陷入玄思,仿佛触点曾经的赫赫雄心、片片哲思,又恍若验证过往的款款情谊、淡淡忧伤……人生暮年,有趣的生命总是回首往事与憧憬余生,有道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快乐是挂在脸上的精神旗帜,内心却告诉自己:如烟往事不堪回首。

古往今来,秋色入心即为愁。有勇气回首来时萧瑟处,当寻找过往的失败,人真要活得明白就该洞悉:人其实没有优点,优点往往是人的缺点,而缺点恰恰铸就了一个人的特点,聚焦挫折,方能找回真实的自己,对于生命,真实的自己才有价值。秋色恍若一位年长智者,它告诫我,挫折才是人生的主旋律。只因人是挫折的制造者,人之一生与挫折为伴,在挫折中学习与成长;人囿于挫折而得到智慧。海明威曾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因此,余生际会,权把坎坷挫折当风流话聊,也不枉这一刻闭目倾听,那是丝丝秋雨善意的絮叨。

那么,真正的快乐应当在倾听秋色憧憬余生中去寻找,要给自己一些勇气和信心,而寻找快乐本身就能带来愉悦。秋在《易经》卦辞中为“利”,契合君子四德之“礼”,春华秋实,收获并守护尊严非我等起获的快乐?余生几何?修短随化,期盼来年倾听秋色,亦非我等莫大的快乐?

倾听秋色,虽不及春天蠢蠢欲动的惊蛰雷响,也不比夏日热情奔放的蝉鸣蛙鸣,可当我们用心倾听时,仿佛还能听见远方山峦那一片茂林,成片树叶正抖落一身金黄纷纷掉入泥土的美妙韵律,飒、飒、飒,静静地融入生命源头,去孕育来年深秋的辉煌。

催促着年轻人的急性子,可在这个很多人进入梦乡或是刷着手机娱乐的深夜,这

些年轻人却在为拯救生命奔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业操守。离开前,他们反反复复提醒我去社区医院开具死亡证明要带的东西,一三三四五详细罗列。我心存感激,因为少带一个证件必然是白跑一趟。送他们进电梯时,一句“阿姨节哀”让我的泪水瞬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被完全陌生的人关心着,这种感动绝非自作多情。

“120”走后几分钟,手机再次响起。我猜想“120”遗漏了什么交代?谁知对方介绍是“一条龙”服务的。我当即十分抵触,回怼道:老人刚去世不久,你怎么就找上门来了?言下之意想赚钱也不必这么着急吧。我继续没好气地说:你赚不到我们钱的,我家一不买卖地二

故乡所有的素描中,河岭是最先被勾勒出来的那一部分。比如秋色,它的浓郁浸染于河岭,却又徘徊在河岭之外,那是一段流动、延伸的绸带,站在河岭上,原野一览无余:金黄色玉米地轻巧而空落,果实被掰开后,玉米秆还像一个卫士般伫立着,但禁不住秋风一吹,就

“哗啦啦”地窃窃私语;低矮的豆秸被高高举起,叠摞在喘息的车兜中,车兜上总要站一个人,唤作“压车”,一是把豆秸分布得均匀些,二是见机行事,用自身重量来平衡那些两三米高的颤巍;最热闹的是河岭和原野的交界处。去河岭,一定要带上阿黄,那些奔跑的柴犬大抵都叫阿黄,但主人不同,呼唤的方式、声音也不同,它们自分得清。阿黄们沿着河岭的灌木丛一路霍霍过去,野鸡“扑棱扑棱”地探出头,偶有黄鼠狼泛泛半个身子遁入另一世界,先被捉到的,总是那些踱着步的刺猬。

其实,关于“岭”和“陵”“垄”和“陵”我参考了不少文献,按理说“陵”最合释义,意指大土山的堆积。但执意用“河岭”的缘故,一方面是打小村里就这样称呼,习惯使然。另一方面是当你站在河岭上,放眼望去,几百亩、上千亩甚至更多的原野就袒露在眼前,这些原野在四季大不相同,春天是绿色的,夏天是青色的,秋天是黄色的,冬天是白色的。而唯有当你登上河岭,才能更加透彻地看到

又到了秋风起、蟹脚痒的时节。我们三五老友相约前去阳澄湖,听蟹楼沙老板讲述他几十年的“蟹经”。酒酣耳热,大块朵颐之际,不由得忆起吃蟹的那些事。

五十多年前,我在崇明岛农场务农,每到秋韵正浓,寒意乍起时,捉蟹成了我们农闲时的一大乐事。夜晚,月高星稀,冷风嗖嗖,秋虫呢喃,田野静谧。我们一行三人各司其职,一人手提电筒照明,一人拿着用袖套扎成的直筒布袋,一人负责捉蟹。夜色中,正是螃蟹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的欢乐时辰。在河

不开追悼会,只想和老人家最后告个别。他在电话那头讲了些什么我记不下了,会尽

一条完全符合我的意愿:他会尽安排殡仪馆来接送遗体……不得不说不,我虽然不太懂得他口中的礼仪或风俗,但内心已渐渐接受他的推荐了。明知“一条龙”这把刀快,谁又会在亲人的最后一次上计较钱呢?我们约定上门具体谈。他来时并不急着谈生意,而是面对老母亲的遗体恭恭敬敬三鞠躬,这让我淡化了对他的成见。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多年前曾采访过一位专为死者服务的下岗女工王琴。她告诉我婆婆去世时她都不知该怎么办。别人叫她磕头就磕头,叫她穿了寿衣就穿寿衣,她多么希望有人帮一把啊。这个经历让她想到需要帮助的人肯定不少,为了生存,她将恐惧丢在一边,从此干起了接死人的活。用

这些生命的色彩。于华中平原来说,河岭非山即山,它的视野,它的巍峨,它的神圣都像大山一样。

河岭的生命和村庄一样漫长,这是祖父说的。当年,村庄刚刚建成,村民垦荒后发现每年广种薄收,主要的原因就是干旱缺水,或

河岭物语 牛斌

围着村庄开挖一条大河,这条河有多长呢,蜿蜒着从小牛庄到大牛庄,再流经牛小集子到五卜、四卜。这些河流在地图上蔓延,到了村口就奔腾不息。而开挖河道翻将上来的泥土,就是河岭的初貌。后来,村民接着把河岭当成了垦荒的一部分,但因为崎岖不平,庄稼不太好种,只能种一些杨树、柳树、桑树,灌木丛的种子是河床覆上来的,抑或是候鸟遗失的。时间久了,密密麻麻地成了鸟兽们的栖息地。

河岭的作用自不用说。它是天然的屏障。庄稼早了,就把河道里的水倒灌过来。这是我读书时一直做的事,抱着又重又长的塑料软管在麦田里奔跑,一节一节地铺在地界的狭缝里,接头处装上一个高高的自动旋转的喷管。远远听到河岭上拖拉机“突突突”的马达声,那些喷管在原野上影印出一弯淡淡的彩虹,落在地上,又变成清澈陆离的光晕;遇到内涝,就沿着地界疏浚,其实,除了河岭东面的大河,靠近原野的这一边,更有着无数纵横交错的小沟,主要就是排涝用。这些小沟深浅不一,最终又贯穿河岭汇入大河。

但谁都知道,河岭里藏着说不完的秘密。多年后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父亲均安息于此。有时我会去看望他们,再抬起头。这么多年了,对一个游子来说,我看到的原野大都是白色,村庄也是白色的。这些雾蒙蒙的远眺,又像一幅素描的底色,写满了归途、哺育和守护。

## 吃蟹那些事

薛全荣

此浑然不知的友友,饱了一时口福,却换来一次痛苦。1990年,筹办黄浦旅游节(后为上海旅游节)活动时,我们设计了“外国人做一天上海人”的活动项目。那晚,三十多位日本游客分坐三桌,王宝和酒家的厨师大展其技,出神入化地演绎了蟹宴的精髓。酒香扑鼻的醉蟹、绿白相间的芦笋蟹柳、洁白如玉的滑炒蟹钳肉、金黄粉嫩的蟹粉豆腐、滴溜滚

圆的蟹灌虾球等,最后上了清蒸大闸蟹并配以吃蟹的工具。只见形状如大闸蟹的餐具里盛着壳红油亮、肥壮形美的大闸蟹,袅袅香气浓浓地弥漫于餐桌。日本游客一边娴熟地用工具剔出蟹肉,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喔哟西,喔哟西(好吃好吃)。”这一场景,每次想起,总让我忍俊不禁。

我一个北京老朋友平安兄,妥妥的一个北京汉子,却酷爱吃大闸蟹。每到秋未初冬,便携友来上海一饱“蟹福”。每次吃蟹时,都大呼小叫地嚷嚷,非“五雌五雄”不可。其实,他并不谙熟吃蟹之道,吃相难看,简单粗暴,一

现在的称呼就是“一条龙”服务。“一条龙”从当年的青涩到今天的成熟,是市场造就了它。

在等待殡仪馆来运送母亲遗体时,我才得知他姓祁,原先是名消防兵。真所谓从救人到渡人。我问他会转行吗?他说不会,因为在他心目中这是个积德行善的工作,他会一直做下去……

自那天后,我对夜深忙碌的人群多了一份关注。我常在视频中刷到某个快递小哥的妻子每晚做好热气腾腾的饭菜等深夜回归的丈夫,而丈夫憨厚满足的笑容非常治愈。是啊,24小时便利店员工、午夜情感电台的播音员、做宵夜的厨师抑或开挖马路的建筑工人和保一方平安的民警……他们每天都在岗位上奔忙,或许并没有为这座城市增添什么色彩,但又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想,尊重深夜忙碌的人,尊重他们的劳动,在心里道声谢谢,这起码是善良的人应该做的。

她放声大哭。哭到步道上的人都暂停下自己的行动去看她。有那么一瞬间,大人围拢过去,像磁石落入铁屑。但她抽泣着,想说什么却不能如愿。

家长一迭声问她怎么了,焦虑地拉过她从头到脚看,又让她转身,抚摸她的头发,撩起她的外套看,让她指出自己难受的地方。她双手下垂,拼命摇摇头,终于在抽泣的间隙,她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大人这才拼凑出她伤心的原因:某某小朋友和某某小朋友刚刚走了,他们不和我玩。家长放松下来。这样的小事啊。那女孩的哭声立刻又响起来,这次,边上一幢六层居民楼楼梯道的感应灯刷地全亮了。

大人们见状笑了起来。原来没有打架,没有争吵,没有出血,没有伤口,所以是——没事。没事的。一个老人说,某某小朋友不睬你,那你也不要睬他好了。没事的。一个路人也安慰,某某小朋友不睬你,那你自己去找别的小孩玩好了,你看小区里这么多小孩。没事的。她母亲模样的她抱着她,温柔揽她入怀,好了好了,再哭伤身体,再哭眼睛要肿成小兔子了哦。

我在苏州河边的口袋公园看见这个女孩。她伤心可又多幸运,受委屈时,还可以有个怀抱立刻

奔过去,把头全部埋进去。只是在她身边的大人是否真的明白,他们表达的都是对这件事的判断:不值。可对一个孩子来说,一次被拒绝,究竟有多少分量。成年人也许都再难感同身受了吧。

自己当作好朋友的人,却在游戏场背身离去。这个孩子和那个孩子结成同盟,而自己不被纳入其中。被抛下、被排挤、被留在原地。大人们见状笑了起来。说你没有受伤啊,所以没事。但对孩子来说,怎么可能没事。

这孩子母亲模样的人说,你呀,开学上一年级了,小学生了,快别哭了。人家看着你呢。难为情吧。我想,是啊,小朋友,人生识字烦恼始。开学了,你会遇到更多小朋友的,你会遇到更多烦恼的,会遇到更多不如意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眼下是小事。我想告诉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但没有办法,这世界本来就不是为了确保你不受伤而存在的。

也许有一天,你也会选择和这个孩子玩,刻意不理睬另一个。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学着排挤和背弃,或者在看到别人受苦时露出笑意。谁知道呢?谁真正了解自己或能判断自己下一步的每个行动呢?我记得小时候邻居家养了一窝小鸡雏。它们毛茸茸多么可爱,看起来全然无害,它们在遇到危险时一致对外,但在窝里,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有的小鸡就是会被别的小鸡孤立,有的小鸡就是会啄别的小鸡。它们毛都没有长整齐呢。

假如你曾这样观察过动物,假如你认真在路上观察一个小孩子,你就会知道人类社会所有的争执,或许都在基因里了,没有原因。

傍晚的苏州河边,孩子的哭声渐渐停下,余下几声抽泣。一场微观的战争已结束,剩下的人在灾后重建。人们散开。我的目光重新投向河道。

只见河堤上,有一只夜鹭独自站了很久很久。人们在堤岸这一侧的步道快走或跑步,聊天或刷手机,使用健身器材,发出种种声响。但它不为所动,凝视水波,背对人群,又如屏蔽一切。直到天光暗下,我快看不清水与岸的分割线了。模模糊糊中,一道黑影飘落。是另一只夜鹭飞了过来,轻轻落在原先那只夜鹭的身边。它们没有互望,也没有发出一声鸣叫。但这个角落就不寂寞了。

我回头,看到那个止住了哭泣的小孩子,走过来趴在我边上,也在看着两只夜鹭。

蟹到手,大卸八块,大咬大嚼,唯雌蟹的黄,雄蟹的膏尚能优雅地入口,其他部位一概“席卷横扫”。留下一堆壳肉交织的残渣。平安兄是心满意足了,我却暗自心痛又无奈。此时,我不禁想起聂卫平吃大闸蟹的轶事。聂卫平曾在文章中写道:“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五点一直吃到晚上十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

大闸蟹以其一生酝酿了美味,成为饕餮们一年里的期待,也让人为此缠绵和眷恋,可谓“秋风骤起花凋谢,湖清波微夕阳斜。此时最念美味,膏肥黄满大闸蟹”。

## 倾听秋色



边看边聊

山川回响 (布面油画) 陈阔



假如你观察一个小孩子 沈轶伦

旅游